



好作品，从时代与生活中生长

——第三十三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十六届金鹰节观察

□本报记者 杨茹涵

近日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湖南长沙举行。12项大奖及组委会特别荣誉逐一揭晓。其中,《文化的力量——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》获评“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”，于和伟凭借《沉默的荣耀》获“最佳男主角”，宋佳凭借《山花烂漫时》获“最佳女主角”，朱亚文、梅婷分别获得“最佳男、女配角”，李杨薇获“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”，陈力凭借《浴血荣光》获“最佳电视剧导演”，《生命树》编剧肖意凡、黄凯文、李雪、赵烁、刘小溪、王军、王磊斩获“最佳电视剧编剧”。《非遗里的中国》获“最佳电视综艺（文艺）节目”，《左宗棠收复新疆》《胜利》获“最佳电视纪录片”，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——带你看中国（第一季）》获“最佳电视动画片”。《生命树》荣获“最佳电视剧”，《我的阿勒泰》《生万物》等8部佳作获评“优秀电视剧”。

聚光灯下，中国电视艺术的新图景徐徐展开。自1983年创办以来，金鹰奖已走过数十载，成为几代观众共享的集体记忆。它评选的是作品，照见的却是时代。优秀作品记录光影变迁，也刻下创作者不断攀登文艺高峰的足迹。从本届获奖和入围作品看，现实题材持续深耕，文学改编剧集表现亮眼，类型融合、长短内容互促成为鲜明特点。新变化也带来新思考：当观看越来越碎片化，长剧的观众黏性从何而来？当AI介入创作全流程，人的情感与温度如何守住？当屏幕边界不断消融，电视艺术又如何在更广阔的文化现场找到新舞台？本届金鹰节期间，业界、学界专家和创作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交流研讨，尝试在思想碰撞中寻找答案。

讲好人的故事，才是电视剧的出路

本届金鹰奖共有719部作品参评，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。在众多作品同台角逐的背后，电视行业正面临新的传播生态与创作课题。长篇电视剧的生存与突围成为与会者热议的焦点之一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党委书记、主任梁红看来，好的电视剧作品之所以被观众记住，是因为这些故事就藏在每一个观众真实的生活里，藏在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细节里。“从《太平年》里的天下安定，到《生命树》里的生死守护，再到《主角》里的薪火相传，《沉默的荣耀》里的信仰坚守，剧中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、执着、坚守与牺牲，借由长剧照亮人心，让精神代代相传。”这种对好作品的理解，也贯穿于她对作品篇幅与类型的判断中。“不少人印象里只有长剧才是大剧，但在我们看来，作品的成就从不由篇幅的长短定义。”梁红以央视总台出品的首部精品短剧集《奇迹》为例谈到，该剧在央视生活频道晚间黄金档播出，仅24集、15个单元，每集10多分钟，播出期间全国同时段收视排名第一。“从长剧到短剧，从《太平年》到《奇迹》，形式与篇幅或许不同，但摆在影视行业面前最重要的课题始终不变：如何更好地讲述人的故事。影视剧始终是人创作的关于人的故事，是人对人的凝视，是心与

心的映照。”梁红说。

“在算法偏好即时爽感的今天，电视剧要守住的恰恰是现实的‘真’，生活的‘趣’，生命的‘重’。”爱奇艺副总裁兼总编辑王兆楠认为，长剧的对手从来不是短剧，而是平庸。在他看来，“真”是对观众的诚实，《我是刑警》用15个真实的大案要案串联起中国刑侦事业30多年的变迁，《重器》取材自真实的司法卷宗，呈现中国法治建设蹒跚起步的艰难过程；“趣”是对生活的热爱，是《生万物》里“把苦日子过出花儿来”的那种韧劲，也是《我的阿勒泰》里“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”的那种豁达与诗意；“重”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《沉默的荣耀》中英烈以身许国的信仰，也是《生命树》里“用生命守护生命”的誓言。“电视剧要留给观众的，应该是一段被拉长的人生体验。”王兆楠说，“我们的创作没有捷径，必须拼故事、拼人物，重建作品和观众的深度共情。”

AI重塑影视，好内容仍是硬通货

技术的进步始终是影视行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。特别是今年以来，AI对影视行业而言，已不再是“要不要用”的选择题，而是“怎么用、用到什么程度”的实践题。在“新表达”平行研讨会现场，“AI猜真假”互动活动吸引了台下观众的踊跃参与，这也是金鹰节首次举办以AI为主题的专业对话。从剧本策划、概念设计、分镜生成，到视效制作、剪辑宣发，AI正加速进入影视生产全链条，重塑创作流程与成本结构。但技术“狂奔”背后，行业现实阵痛与深层问题也同步显现。如何让技术释放生产力，而不是制造新的内容泡沫，成为行业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“AIGC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视听艺术创作的门槛，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。”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力认为，创作平权是一件好事，它将使更多有艺术才华和创作激情的人涌现出来，使艺术创作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。但AI的本领建立在已有数据之上，其语料是已经被人写下来、拍下来的那部分世界；而生活是正在发生、尚未被记录的部分，也是尚未被充分训练的语料。创作者走进生活，不只是一部作品找素材，更是在为这个时代保存干净、准确、有温度的原始信息。低质内容一旦泛滥，又会被反复采集、回流喂养模型，形成“劣质语料—劣质内容”的循环。“算法能算出下一个镜头，却算不出下一个生活细节。”高长力说。

“在AI时代，我们首先要做的，是从脑子里去掉那个无处不在的摄影机。”导演、制作人李东坤表示，过去150年里，摄影机的出现催生了一整套围绕它的影像生产流程。如今，这一工作模式的底层逻辑正在被“图生视频”逐渐瓦解。他以《后西游记》的制作细节为例：主角孙小圣长大后的表演始终僵硬，反复调整提示词也无济于事。后来发现，问题出在人设图：模型将其理解为“一个人在扮演猴子”，面部像贴满不能运动的假体。团队尝试增加一条尾巴，让模型认为“这就是猴子在演猴子”，运动逻辑和表情随即对了。“模型在这种时候仿佛有独立思考能力，就像以前合作过的摄影师、美术师一样，只是它不能对你说‘NO’。”李东坤说。这也说明，AI并非被动工具，而是需要被理解与对话的创作伙伴。

“无论技术怎么变化，题材如何多样，我们最看重的是创作者的创作意识、想表达的价值观以及独特的审美。”华策影视集团总裁傅斌星表示，未来内容产品无论怎么变，纯手工也好，人机结合也好，纯AI也好，我们对好内容的追求不会变：把真善美的故事，把具有独特表达和稀缺性的故事，带给更多观众。

微短剧既要“抓眼球”更要“入人心”

今年9月1日,《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》正式施行,为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清边界、指明方向。微短剧最初只是视听艺术版图中的一类轻量内容,经过十余年发展,已涌现出一批在行业生态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推动、示范、引领作用的作品。本届金鹰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,揭晓了年度微短剧、年度导演、年度编剧等多项荣誉,集中呈现了近年来微短剧创作的多元面貌与艺术水准。

视觉冲击力曾是微短剧在互联网中抓人的优势,可是一旦过度,就会变成一把“双刃剑”。凭借《盛夏芬德拉》获年度导演荣誉的穆裕在分享创作感悟时说,他会用直观的视觉符号锚定人物之间的相处状态,让观众对人物关系快速形成记忆;而隐忍、犹豫、暗潮涌动的情绪,则通过演员的眼神、镜头的停顿、画面的留白来承载,让观众既能一眼看懂人物之间的联结,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情感解读空间。除了镜头语言越来越“稳”,微短剧的画面信息还越来越“准”。

凭借《冒姓琅琊》获年度编剧荣誉的刘扬(白羊)认为:“情绪刺激本身是边际递减的,反复使用极端情绪,只会让观众疲惫。情感则不同,观众在剧中感受到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的影子,变化是无限的,表达也更细水长流。”微短剧曾在非此即彼、好走极端的情绪模式中打转,如今许多创作者已在情绪模式与情感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。他谈到,运用极致情绪模板曾是付费短剧卡点解锁机制的最优解;而以红果短剧为代表的免费模式,其作品收益主要取决于观看时长和各项留存数据,这实际上倒逼创作者重视作品整体可看性,推动微短剧跳出极端情绪的单一逻辑,转向更加贴近生活的叙事。

金鹰节虽已落幕,但关于好作品的讨论并未停歇。从长篇剧集到微短剧,从实拍创作到人机协同,电视艺术的载体、形态与技术手段持续迭代更新,在不断的变化里,创作者终究要回应那个恒久命题:故事里是否有人、有生活、有真诚。

艺术

忠于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

——评滑稽戏《兄弟阿Q》

□刘玉琴

将文学经典转化为舞台艺术,既要传达原有思想,又要重新出发,深化甚至突破原有视界,扩展出崭新的意义空间;借助经典提升地方剧种品位与格调,也以通俗亲切、接地气的形式,开阔经典作品的艺术表达维度——《兄弟阿Q》以喜剧为形、悲凉为核,提供了文学经典编创的诸多启示



滑稽戏《兄弟阿Q》剧照

文学经典的舞台转化,素来考验创作者重新建构与审美创造的能力。无数文学经典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,正是创作者传承与激活经典、注入时代审美,使其走近观众的成果。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近期推出的滑稽戏《兄弟阿Q》,是为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、逝世90周年和小说《阿Q正传》发表105周年而推出的致敬之作,体现了文艺工作者对经典的敬畏与传扬意识。该剧演出后观众反响热烈,在如何将经典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舞台艺术、培育和扩大观众群体方面,做出了有益尝试。

经典改编始终面临一个普遍难题:如何在忠实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。滑稽戏《兄弟阿Q》的探索,做到了忠于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。阿Q是鲁迅在《阿Q正传》中塑造的典型人物,其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和“精神胜利法”早已广为人知。鲁迅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,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人物身上得到清晰传达。滑稽戏《兄弟阿Q》保留了原著思想内核,又跳出固有框架,重构人物关系,在贴近剧种特征的同时,打开了鲁迅作品改编的新空间。全剧将重心放在阿Q自我欺骗、麻木挣扎及其人生和命运起伏的悲剧性上,又采用双男主结构,把原著中几笔带过的配角小D提升为主要人物。

经典改编虽然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,但守住思想底色、重塑人物关系,却格外需要开掘与建设的勇气。剧中,阿Q与小D命运相似,阿Q逞强自欺、靠“精神胜利法”苟活,小D长期模仿、追随阿Q,两人的“精神胜利法”互为镜像。“双面人生”放大了阿Q的性格缺陷,强化了对自轻自贱、自欺欺人国民性的反思。两人的相互依恋、为彼此互挡他人拳头,以及小D的爱情线和市井烟火气,又为冰冷世间投映出一丝温情。这种设计展现了阿Q内心善良、心有微光的一面,让“精神胜利法”有了更细致、更多元的展示。双视角不仅指向阿Q和小D,也指向特定时代相同境遇的人。在原著对国民劣根性和辛亥革命局限性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,该剧强化了两棵“压在大石底下的草”一同走向萎黄的隐喻性,扩大了阿Q悲剧的辐射面,拓展了故事格局,增强了人物张力,这是对原著的发现和再创造。

原著中“精神胜利法”的经典桥段和名场
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民族交响合唱《向光而行》将演

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由中央民族乐团创作出品的民族交响合唱《向光而行》将于10月13日在江西赣州大剧院首演。

《向光而行》由中央民族乐团“90后”驻团作曲家赵泽明、李尚谦作曲,青年新秀徐珺蕊作词,常任指挥袁贝执棒。作品打破以时间为脉络的线性叙事,以“光”为核心意象贯穿全

“大匠之道——高英坡艺术作品展”亮相中国美术馆

本报讯 近日,“大匠之道——高英坡艺术作品展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。展览共展出高英坡的52件艺术作品,涵盖雕塑艺术与定瓷艺术两大品类,集中呈现了艺术家的个人成果,也生动诠释了大国工匠守正传承、精益求精、融古创新的时代精神。

面得以保留。别人笑他的癞头疮,他便骂回去:“你还配有疮。”挨了打,便自嘲是“儿子打老子”,甚至感到心满意足的得胜。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,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;被罚去身上仅有的二百文后,他又安慰自己:就算是给孙子压岁钱,“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”。被构陷为盗匪、要杀头示众时,他也能处之泰然,认为“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好汉”。舞台处理格外重视文本重建后的批判与温情。即将被砍头之际,他仍真心为小D有后而高兴:“我们是兄弟,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,我没有断子绝孙。”随之放声大笑。喜剧的壳,悲剧的核,台上台下的笑声里都明显带着几分酸涩。

该剧演员阵容整齐,阿Q饰演者潘前卫、吴妈饰演者舒悦、假洋鬼子饰演者陈骥、小D饰演者薛文彬、赵太爷饰演者曹雄等,都是业界明星。他们的表演呈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特质与身份。导演舒悦带领主创人员以敬畏之心进行舞台呈现,拒绝消解原著的思想锋芒,努力承载百年未庄的人世沉浮,回应其中的精神叩问。舞台依据江南特点进行设定,强化未庄的地域质感。悲喜交融贯彻始终,在两者的强烈反差中,呈现出特定年代充满荒诞讽刺意味的环境生态和人物性格。

每一个地方剧种,都生长在与之相应的文化土壤中。地方戏曲是地域文化、民俗传统、乡土文脉的集中体现。20世纪50年代,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前身大公滑稽剧团曾演出过《阿Q正传》,此后多次复演。滑稽泰斗杨华生塑造的阿Q、绿杨塑造的吴妈,受到广泛赞誉。老艺术家严顺开也凭借精湛演技,成功塑造过深入人心的阿Q形象。毋庸置疑,“阿Q”堪称上海滑稽戏的大IP,富有鲜明的海派文化辨识度。

《兄弟阿Q》的舞台呈现融合了吴语方言、滑稽唱腔与夸张的肢体表演,嬉笑怒骂,诙谐幽默,颇具讽刺力度和喜剧效果。开场,阿Q从巨大的《阿Q正传》书册中蹦出来,叉腰摆造型;小D紧随其后,从书页缝里钻出来。两人先是追问彼此身世缘由,而后互相安慰,接着很快视对方为知己——“你就是我,我就是你”,抱在一起载歌载舞,开启难兄难弟命运与共的篇章。场面调度和形体动作设计,奠定了海派滑稽戏的戏谑叙事风格。

此后,阿Q在酒馆赌钱,明明赢了,却遭到痛打;他仰面躺在地上,胸腔和肚皮上下滚动,像是在跳肚皮舞,构成滑稽戏夸张肢体表达的代表性动作。第六场梦境,是主创人员的超越性想象。求爱未成的阿Q在一路追打声中回到土谷祠,睡梦中,他梦到革命成功,兄弟俩转眼成了大将军和副将军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立马把压迫者赵太爷、假洋鬼子、地保捉来问斩。三个曾经风光的人物瑟瑟发抖,跪地求饶,任由兄弟两人轮番羞辱。原先不愿屈就的吴妈也终于答应出嫁。一众美女围上来,给阿Q捏肩捶腿、端茶倒水;阿Q左拥右抱,得意忘形。成亲时,未庄的一群女人跳着《四小天鹅》芭蕾舞上场。在熟悉的音乐旋律中,荒诞感在舞台上弥漫。剧中,舒悦饰演的吴妈别具光彩,从撑着雨伞在赵府厨房含蓄出场,到左右躲闪赵太爷的骚扰、又被阿Q的求爱告白惊吓,人物形象由麻木世俗变得多了几丝质朴与复杂;但她的受惊,又使阿Q受人鄙视的处境加重了几分。她在厨房和阿Q对话时的一段唱,只有几句唱词,却鲜活生动,以海派滑稽戏的主干唱腔“苏滩”为基底,穿插江南民间小调,吸收宣卷元素,音色处理拿捏到位,人物心理层次分明。

作品在上海连演四场,演出票提前售罄,现场年轻观众居多,这成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。该剧对鲁迅经典的成功编创,让人更加关注文学与戏剧的关系。编剧陈涌泉认为,鲁迅认识世界的内在路径为戏剧创作留下了对话空间,而鲁镇、未庄,甚至咸亨酒店的“熟人”似乎也一直默默等待着被重新“看见”,所以当编剧与他们再次相遇,彼此便亲密携手,完成崭新的意义编码。舞台上,主创人员所做的种种决定,赋予思想内涵以颇有趣味的形象表达;这些决定与表达的聚合,不仅成就了作品,还相互叠压、旋转,转译为不可忽视的坚硬力量。一定意义上,是主创人员共同构筑了勘探、挖掘、再创造的新格局,为鲁迅思想之光添入一缕明亮星火。

将文学经典转化为舞台艺术,既要传达原有思想,又要重新出发,深化甚至突破原有视界,扩展出崭新的意义空间;要贴近剧种特色,精准把握剧种特色与当代审美创意的契合点,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;借助经典提升地方剧种品位与格调,也以通俗亲切、接地气形式,开阔经典作品的艺术表达维度——该剧以喜剧为形、悲凉为核,从笑声里窥得见文学背后的批判与悲悯,提供了文学经典编创的诸多启示。

鲁迅作品历时百年,经典形象从未过时。任何时代都存在人性的弱点和荒谬,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阿Q和崭新的转化手段。《兄弟阿Q》提升了滑稽戏的当代品质,既让人看见戏中故人,又以审美阐释照见几分当下,将带来关于艺术守正创新的持续思考。

(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、高级编辑)



院演出,11月8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。三地联动的演出安排,既让作品在历史原点获得深沉回响,也是对长征精神谱系的一次空间呈现。此次国家级院团与地方文艺力量协同创排,深入挖掘陕赣两地红色文脉、经典音乐素材与特色非遗资源,并将其有机融入作品,体现了文艺创作赓续红色血脉、传承红色基因的自觉追求。(路斐雯)